

醫愛接力 不放棄

尼泊爾震災醫療札記

文 / 李老滿、李慶堂、張晶玫、林玲俐、吳惠晶



第四梯領隊王志鴻副院長（右二）和慈濟志工到杜利克爾醫院探望芊迪，並向其家人說明病況。攝影／莊慧貞

一位叫做芊迪 (Chandeawori Gaiju) 的女子側躺在草蓆上，身上披著薄薄的毯子，蒼蠅飛飛停停，空氣裡飄散著微微的臭味。鄭順賢醫師一翻開毯子，濃重的臭味撲鼻而來，更讓人震驚的是，她身上大大小小的褥瘡將原本就細瘦的身體吃成好幾個大凹洞。

「如果沒有及時處理，細菌會往血液裡面跑，可能形成敗血症。」鄭順賢醫師憂心忡忡，當梯（第三梯）領隊張耀仁副院長與眾人商議後，原本兵分三路進行義診的醫療團，決定撥出一組人來為芊迪進行傷口清創。

那是二〇一五年五月七日，本來和其他人共用帳棚的芊迪一家人，向慈濟志工懇求支援一頂帳棚，因為芊迪的病況愈來愈嚴重，臭味令旁人退避三舍。醫療團一聽到有人生病，立刻跟著來到曼索里 (Maheswori) 帳棚區了解情況，卻發現了芊迪如此嚴重的病況。

處境堪憐 醫療團協力照護傷口

三十二歲的芊迪，從小因為腦水腫，造成腦部萎縮、四肢變形，下半身也逐漸癱瘓，地震讓他們失去家，經濟更困難，雖然曾被送到醫院，因為沒有錢付醫藥費，又被送回帳棚。從頭到腳，芊迪的皮膚上許多傷口已形成深可見骨的褥瘡，再加上嚴重營養不良、末梢水腫、身體瘦削嬌小，讓人誤以為是個只有十來歲的女孩。照顧她的姊姊說，這一星期已經有兩次急救了，也因臭味過於濃烈，同住在帳棚裡的人紛紛走避。

大家非常心疼芊迪的處境，既要儘快清創，又必須輕手輕腳，要忍耐腐肉的臭味，又要揮手趕蒼蠅……，鄭醫師與葉光庭醫師先將小傷口上藥，並輕輕跟芊迪說要換紗布了，可是紗布才一拉起，芊迪就疼痛的叫著，鄭醫師馬上抱歉的說：「sorry！sorry！」葉添浩醫師在一旁補位負責準備醫藥材，張耀仁副院長則處理大傷口的清創，先剪去發黑的表層爛肉後，葉光庭醫師趕緊接手上藥。

有的協助翻身、有的清除壞死的組織、有的上藥……，這期間絲毫不能停頓，因為蒼蠅漫飛在四周，凡是手上一空下來的人最重要的任務，就是不停的驅趕蒼蠅，才能順利處理傷口；待十多個小傷口及大褥瘡都處理好，已經一個多小時了。

完成初步清創後，藥師蔡佩珊依照醫師囑咐，準備抗生素藥方，並透過自己製作的解說藥卡，向芊迪的姊姊說明用藥方式。

醫療賑災團細心的舉動，看在尼泊爾當地醫師尼爾蒂斯 (Niraesh Shakya) 眼裡非常感動，他表示：「當我第一次接觸慈濟，以為是一個小團體，接觸之後，發現慈濟不只義診，還從不同層面在幫助災民，實在是個很大的團體。」三十一歲的他，能說簡單中文，當地震發生過後，就全力投入救災行列，當慈濟踏上尼泊爾時，他一路協助尋找義診地點；慈濟要成立行動醫療站時，他也結合當地民眾、醫療組織來一起合作，

擴展更大的關懷面，是慈濟在尼泊爾義診時的最有力推手。

曼索里帳棚區 設立第二定點醫療站

隔天，醫療團再度前往曼索里帳棚區探望芊迪時，發現原本在此設立醫療站的西班牙救援團隊已經撤站，為了維持此區的醫療協助，醫療團成員評估之後，決定在此設立定點醫療站，繼續為災民服務。從第一梯慈濟賑災醫療團在巴塔普 (Bhaktapur) 當地健康照護中心設立定點醫療站後，接著是無數的行動義診，曼索里帳棚區則是第二個設立的定點醫療站。

頂著大太陽，大家趕忙搭建醫療站的帳棚，當專精於神經外科及整型外科的陳子勇、葉添浩兩位醫師，正大汗淋漓地將帳棚的繩索敲打固定於地面時，不約而同地想到脊椎手術用的椎弓釘，兩人都笑了起來。

陳子勇醫師正賣力整理帳棚，回頭時發現一位七十歲老奶奶抱著三歲的孫子站在他身後。他們本想來看醫生，卻發現原本的醫療站已經不在了，她不知道該怎麼辦，看到身穿藍衣白褲的慈濟志工們在這裡忙忙碌碌，就抱著一絲希望等候，沒想到眼前這位整理帳棚的志工正是醫生。

仔細地問診後，陳醫師發現老奶奶和



芊迪的病況令人憂心，賑災醫療團立刻組成醫療小組進行換藥及清創。左起：葉光庭醫師、葉添浩醫師、鄭順賢醫師、張耀仁副院長。攝影／張清文



設立在曼索里帳棚的醫療站，每天都有相當多民眾來看診。
攝影／簡淑絲

孫子都是感冒，因支氣管發炎而有氣喘的現象，此時邱國樑醫師也過來關懷，幫忙抱起三歲的娃兒去慈濟醫療站領藥，小娃兒發著燒，太陽愈來愈炙熱，邱醫師脫下自己的白帽給他戴著，小娃兒好像舒服了點，趴在他的胸膛上撒嬌地玩起邱醫師的手指頭，而原本一直愁眉苦臉的老奶奶，經過治療也好多了。

醫療站才剛設立好，等待看診的民眾已經大排長龍，桌椅不夠，醫生們把塑膠椅讓給病患坐，幾塊撿來的磚頭疊起來，再鋪上一片薄木板，就是醫生的座位。剛「開幕」的這天，就有一百三十多位病患來看診，連病歷紙都不夠用了，涂炳旭和郭瑞敏兩位護理師一直站著協助配藥，根本沒空坐下來喘口氣。

另一組醫療人員，則由葉添浩、陳子



為了幫一名十歲小朋友處理腳上傷口，蔣岳峯醫師不怕髒，直接坐在泥土地上進行縫合。攝影／張清文



勇、馮寶興、尼爾蒂斯四位醫師組成，繼續為芊迪的褥瘡做清創，由於傷口太大，需要使用非常多的紗布、棉棒、生理食鹽水等，這時塑膠糖果罐就派上用場了；原來，護理師涂炳旭看到別的醫療站撤除後，卻留下了許多醫療廢棄物，認為這樣太危險，剛好看到志工廖羚君正將一罐罐糖果倒進提袋裡，準備做為家訪時和民眾結緣，就立刻將糖果罐回收再利用，拿來收集醫療廢棄物。

涂炳旭謹慎的說：「醫療廢棄物隨意丟棄，不但會污染環境，使用過的針頭

可能也會使人受傷，一定要小心處理。」

無懼大雨滂沱奔走 福慧床成保命床

五月九日這天，天空飄來幾朵低沉的烏雲，空氣中充滿水氣的味道，曼索里帳棚區醫療站前的病患已排成長長的隊伍等待看診，醫護人員忙得不開交。等看診告一段落，陳子勇醫師和涂炳旭、郭瑞敏三人隨即去探望芊迪，繼續第三天的傷口清創。

正當大家專注在處理傷口時，大雨突





（左圖）午後突如其來的傾盆大雨，導致帳棚區淹水，護理長涂炳旭為了拿取福慧床，不小心在雨中摔了一跤，跌得半身泥濘。（右圖）大家合力將芊迪抬起安置在福慧床上。攝影／莊慧貞

然間傾盆而下，雨水順著風勢灑進了帳棚裡，三人急著加快清創速度，沒想到雨水灌進帳棚的速度更快，才幾分鐘，到處是一灘灘的小水窪，因為沒有可使用的工具，居民徒手試著將水舀出帳棚外，有人甚至用拖鞋將水推出去，卻都無法抵擋迅速漫延的水勢，眼看就要淹到芊迪躺著的地方。

陳子勇醫師著急萬分，芊迪身上的褥瘡幾乎深可見骨，一碰就痛，不能抱在手上，但萬一又泡到水，傷口被感染該怎麼辦？此時涂炳旭二話不說，不懼滂沱大雨直接衝向另一處帳棚想拿福慧

床，卻因為地上泥濘而半途滑倒，儘管渾身溼透又髒兮兮，他依然立刻站起來，繼續在雨中奔跑，等他將福慧床拿回帳棚，大家趕緊將芊迪連人帶毯子抬起移到福慧床上後，才終於鬆了一口氣。

芊迪一直睜大眼睛看著大家，陳子勇醫師幫她蓋上蚊帳，安慰她不要害怕，同時也不禁感慨地說：「這福慧床對一般人來說可以坐著，或是急救時讓病人躺一下，可是現在這個節骨眼，福慧床反而成了這個女孩的保命床。」



醫療團成員一有時間，就會輪流探望芊迪。圖為林英超醫師到帳棚裡關心芊迪狀況。攝影／李美儒

災區病床位難求 費心再尋醫院

連續多日的關懷和清創，進入帳棚後，已聞不到傷口散發的臭味了，只是當醫師翻動芊迪的身體，碰到傷口時，她仍然虛弱的輕叫著：「No！」知道她的疼痛，醫療團更加謹慎細心！每天都關心傷口癒合情況的陳子勇醫師說：「傷口本來已經深到見骨，只剩三分之一的肌肉了，我們這幾天辛勤換藥，情況好多了。」

其實芊迪的狀況依然非常令人擔憂，光靠換藥無法真正好轉，必須送到醫院接受更完善的照護，可是災區所有的醫院都滿床，大家雖然焦急，卻也無計可施。有一天，芊迪突然高燒不止，賴俊良副院長和尼爾蒂斯醫師在多方連繫奔

走之下，終於找到加德滿都大學附屬醫院杜利克爾醫院 (Dhulikhel Hospital-Kathmandu University Hospital) 願意挪出病床救治芊迪。

雖然只能暫時安置在急診，但聽到這樣的好消息，大家就放心多了。賴俊良副院長和鄭順賢醫師及志工們，一路陪伴芊迪到醫院，協助處理後續事項。

當第四梯賑災醫療團到達尼泊爾，接續關懷芊迪，領隊花蓮慈濟醫院王志鴻副院長更親自到醫院探望。但是她的姊姊強烈表示要帶芊迪回家，語氣急躁的說：「情況並沒有好轉，我們在急診室待了好多天，我還有兩歲的女兒要照顧，沒有辦法再繼續這樣下去。」

王副院長好言相勸：「褥瘡需要花很多的時間治療，要有耐心，醫療費完全

不要擔心，我們也已經連絡了一家整形醫院，等有病床了就會轉過去。」不論怎麼解釋，姊姊都執意要帶芊迪回家，直到主治醫師親自說明，姊姊才無奈地嘆了一口氣，不再堅持。

知道這家人的處境艱難，顯然已有放棄的打算，王副院長心裡覺得十分難過。

終究，因醫院滿床和家屬陪伴困難的關係，芊迪被送回曼索里帳棚區，傷口又發生潰爛的情況，時不時吸引蒼蠅隨時飛繞；醫療團一方面繼續尋找合適且有床位的醫院，一方面也保持探視及換藥。

一度病危 和時間賽跑不怕路巔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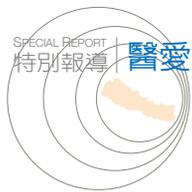
五月三十一日這天，醫療團接獲尼爾蒂斯醫師的電話通知，告知已有病床的

好消息，大家趕緊前往帳棚區協助將芊迪送往醫院。在等待救護車時，李曉卿醫師卻發現芊迪全身已經感染細菌，氣息非常微弱，任誰叫她都沒有反應，情況非常緊急，大家合力小心翼翼地將她送上救護車，一路陪伴照護，歷經一個多小時的車程，才來到位於山谷中的這家蘇希瑪·寇瑞拉紀念醫院（Sushma Koirala Memorial Hospital）。

經過醫療評估，芊迪的情況很不樂觀，同時因為血紅素過低，要到血液中心買血才能進行手術。眼看時間不多，李曉卿醫師和吳惠慎護理長趕緊驅車前往血液中心買血。吳惠慎護理長說：「山路很崎嶇難走，我們上車後隨著車子搖搖晃晃近兩小時才到達血液中心，往返路途遙遠又巔簸，卻澆不熄眾人想努力搶救芊迪的心。」



賴俊良副院長（右一）、鄭順賢醫師一路陪伴芊迪到杜利克爾醫院，並關心治療情形。攝影／張清文



儘管波折甚多，等到芊迪從治療室被送到病房後，突然睜開雙眼，變得很有精神，而且對大家露出安心的微笑。陪同前來的姊姊、嫂嫂無不驚訝和感動，「本來以為她活不了了，這真的是奇蹟。」她們開始以正面的思考來面對這件事。

尼爾蒂斯醫師感慨的說：「第一次在帳棚區遇見了芊迪，心想，慈濟能幫助她嗎？我又能為她做什麼？今天早上看到她時，不知道她是否能夠熬得下去？可是來到這裡，看到她被救回來後，對大家一笑，我整個人的心都開了，心中一顆石頭也放下了。」

已經把芊迪當成是自己家人的李曉卿醫師，每次看到她都會很心疼，「當我知道她被送回帳棚區的時候，就想，糟了，沒有妥善的醫療照顧該怎麼辦？現在看到她不但被救回來，又獲得很好的照顧……能夠幫助到她，一切的辛苦都值得了，尤其來醫院的山路巔簸又遠，我差點吐了。又想，奇怪是哪一家醫院

會在山谷中？下車一看，一點也不像醫院。有些看起來像醫院的醫院，卻看不到溫度；但這家看起來不像醫院的醫院，卻有溫度。」

蘇希瑪·寇瑞拉紀念醫院是一所慈善醫院，不但免費治療，並承諾盡力救治芊迪，慈濟基金會也提撥經費聘雇看護來照顧，讓芊迪的家人安心。

Namaste 芊迪

從五月七日開始，近一個月來慈濟醫療團隊接力關懷，不論是清理傷口、定時換藥，甚至準備了福慧床、蚊帳等用品，期待芊迪的傷口能漸漸癒合；奔走醫院、尋找床位，期望命運多舛的她能獲得妥善照護，無奈細菌感染情況嚴重，芊迪，於六月四日下午往生。

參與第三梯、第四梯尼泊爾賑災醫療團的高雄人醫會葉添浩醫師，陪伴芊迪的時間近半個月，回臺灣後依舊惦念著這位像孩子一樣的病患，尤其是一個畫面：有一次他和葉光庭醫師、郭瑞敏及

因細菌感染，芊迪被緊急送到蘇希瑪·寇瑞拉紀念醫院，從奄奄一息到恢復精神，讓所有人都安心且開心。圖為李曉卿醫師見到芊迪甦醒後，歡喜的笑了。攝影／李美儒



闕那堯兩位護理師，一起去幫芊迪換藥，葉光庭醫師忽然提議大家一起唱「牽手人生」這首歌給芊迪聽，他站在一旁，彷彿以一種父親的心情看著孩子們彼此相愛、關懷，儘管有人唱著唱著淚流不止，或者哽咽，但這幅美好的畫面一直留在他心中。

「當時賴俊良副院長要回臺灣時，還殷殷叮囑我們要多幫忙芊迪，」葉醫師感觸良深。「我們這麼多人，從遙遠的臺灣來到尼泊爾，幫她助她也愛她，為她盡最後一點心力，這樣的緣，多不可思議啊！祝福也謝謝芊迪，讓我們這麼多人有機會和她結這份善緣。Namaste！」

最先接觸芊迪的鄭順賢醫師，一直盡

心盡力希望能幫助她，回臺灣後聽到芊迪往生的消息，愣了一下，才嘆口氣說：「這輩子老天爺給她的身體，雖然備受折磨也是一種考驗，知道她往生後，我雖然心疼，還是要恭喜她從病中解脫了，至少，不是因為身體潰爛而死，而是在醫療妥善照顧下安詳往生；在生命的最後她遇見慈濟人，這一路大家真的是用真誠的愛來關心照顧陪伴，我相信這對她來說，也是一種圓滿了。」

「Namaste」這句尼泊爾語，是「您好」的意思，同時也蘊涵著「向彼此內在神性致意」的深度祝福。

芊迪雖然往生了，相信她會記得大家給她的愛、那是深層的、真誠的。

祝福芊迪，Namaste！

尼泊爾賑災醫療團人員：

慈濟賑災醫療團之海內外醫療成員，從第一梯至第九梯總計六十四位。

第六梯：5/27-6/04

臺中慈院黃銘義醫師、大林慈院林庭光醫師、臺北慈院吳惠慎護理師、花蓮慈院洪尚卿護理師

第七梯：6/03-6/11

中區人醫會紀邦杰醫師、高雄人醫會洪宏典醫師、北區人醫會蘇芳霏藥師、雪隆人醫會陳劍虹醫師、馬來西亞檳城人醫會董小慧醫師

第八梯：6/10-6/18

花蓮慈院高瑞和院長、臺北慈院黃思誠副院長、大林慈院陳建甫醫師、臺中慈院吳天元藥師、新加坡許貞華中醫師

第九梯：6/17-6/25

臺北慈院徐榮源副院長、大林慈院張群明醫師、臺中慈院王耀明醫師、花蓮慈院護理部章淑娟主任、臺南人醫會游尚副中醫師、北區人醫會戴素蘭護理師



鄭順賢 花蓮慈院感染科醫師

觸動俠客心

文 / 吳惠晶

參加無國界醫師，去非洲義診，曾經是鄭順賢醫師最重要的心願，個性爽朗的他笑呵呵的說：「風吹雨打再辛苦我都不怕，可是結婚後，有家庭的考量，就無法再任意的向前衝了。」

去年才來到花蓮慈濟醫院任職，今年就遇到尼泊爾大地震的消息，那骨子裡的俠客正義感，讓他很快就報名賑災醫療團，希望即刻動身到尼泊爾。

後繼無力的憂傷

鄭醫師是馬來西亞僑生，熱愛旅遊，多年行走於東南亞國家，發現有相當多外國人士在柬埔寨努力想要幫助當地人，義診亦是其中一環，他首次意識到以自己的專業能為困苦的人做一點事。

「我馬上就和柬埔寨當地一些慈善團體連絡，有的婉拒，有的只需要捐款，好不容易找到能夠參加的團體，就趕快安排好時間過去。」

災區學校受損嚴重，學生尚未復學，賑災團在帳棚區成立「大愛幼兒園」，陪伴關懷災區孩童。圖為鄭順賢醫師發送結緣品給小朋友。攝影／張清文

結果，那幾次的義診，卻成為他回憶裡的憂傷。

當時他參加的義診可謂上山下海，有一次在漁村遇到兩個類似肺結核併肋膜積水的病人，鄭醫師很焦急：「這樣的病情不能再拖，一定要帶去醫院治療，但這個慈善團體的人認為他們無法處理，因為一向的義診工作都只限於施予藥物而已。我當時聽了有點生氣，大老遠來義診，如果只是為了發一些止痛藥之類的，為什麼要來？」

經過不間斷的溝通後，他們才同意把病患送往醫院，轉搭貨車時下著毛毛





尼泊爾五月十二日再次發生強震，讓鄭順賢醫師深刻體會了什麼是驚弓之鳥。當時有一位老太太張開雙手、滿臉淚水地站在路中央，動也不敢動，那孤單又恐懼的身影，震撼了鄭醫師的心，他趕緊跑向前去緊緊的擁抱她。老太太語氣顫抖地重複說著聽不懂的尼泊爾話，四周還有人直接坐在地上哭嚎，這些嚴重的心靈創傷衝擊了鄭醫師。他認為義診不只是醫療而已，如何膚慰心靈，同樣至極重要！圖為地震後，許多民眾湧入醫療站，鄭順賢醫師趕緊為飽受驚嚇身體不適的民眾看診。攝影／莊慧貞

雨，病人只能坐在貨車後淋雨，晚上九點多到了省立醫院，才知道急診不是二十四小時經營，當時已經下班，為了安置病患又是大費周章……，他深刻感受到病患的不被重視。

「那幾天我也盡力幫忙這兩位病患，但我簽證到期離開後卻不知他們預後如何？」鄭醫師無奈的說：「當時發願再也不想參加那樣的義診，因為團體的力量不足，很多事做不了，有限的能力財力之下，愈做愈傷心……」

有始有終的關懷

在曼索里帳棚區遇見罹患水腦症的芋迪時，鄭醫師對義診升起深遠的希望。

「病成這樣，她一定也很痛苦，所以大家每天輪流探望、換藥，非常盡心盡力，希望能為她做點什麼；送到醫院後，種種費用及安頓，我們也協助處理，後續一直陪伴到她往生。這是個奇妙的因

緣際會，結了這樣的特殊因緣，我就想，其他人是否能像慈濟做得這麼完善？」

這就是鄭醫師最期待的義診方式，真真實實、有始有終的替病患著想，像芋迪這個案，一梯又一梯賑災醫療團接手關懷，讓鄭醫師非常欣慰。

他有些不好意思的說，自己並不想去誇大「想幫助人」的這種信念，容易被誤會成「偉大胸襟」，覺得自己就是對病患同理心比較強；而來到慈濟醫院上班，更滿足了他想要從一而終、為病患著想的願望。

「我本來就無法在只注重營利的地方工作，病人的事不能只用金錢來計算，以前對慈濟不太熟悉，但這次義診後，有很多事情觸碰到我的內心，我很認同慈濟的精神，而且是真的認同上人的理念。」他再次爽朗的笑了。「我知道我沒有走錯路，這正是我想要發揮的地方。」

純真的力量

大小葉 賑災記

文 / 魏瑋廷、吳惠晶

五月十二日，尼泊爾再度發生芮氏規模七點三強震，高雄人醫會葉添浩醫師正在帳棚區的醫療站，等到地震結束，他左右張望，正慶幸大家都平安沒事，心下放鬆之際，忽然聽見志工羅美珠大聲喊：「趕快幫忙膚慰災民啊……」

他回過神來，才發現四周盡是哭泣而慌亂的聲音。



「這句話猶如當頭棒喝，我猛然懺悔，為什麼只注意到自己的平安，完全沒有去同理災民的恐懼害怕，這場地震也許再度喚起他們的陰影，人傷我慟、人苦我悲，來到這裡更深刻體認這句話的深意，就是那時候我才發現自己沒有做到苦災民的苦……」

付出 忘記自己的恐懼

許多災民湧向醫療站，受傷的、震驚的、恐懼的……，大部分的老人小孩都嚇哭了，葉添浩醫師立刻上前去擁抱、或輕拍肩膀安慰；陸陸續續來的患者愈來愈多，他又馬上加入治療行列。

等到這波忙亂暫告一段落，這時，他想起行前哥嫂的交代，趕緊尋找姪子的身影。他的姪子葉光庭是花蓮慈濟醫院的骨科醫師，首次出國賑災，又是感冒尚未痊癒就來到尼泊爾，做父母的雖然支持卻難免擔心。

葉光庭醫師第一次親眼看到樓房就在眼前轟然倒塌，大量傷患湧入醫療站，

高雄人醫會葉添浩醫師（右）是花蓮慈濟醫院骨科葉光庭醫師的親叔叔，叔侄同為第三梯前往尼泊爾義診。攝影／張清文

多是驚嚇過度造成的換氣症候群，許多人張大著眼睛卻嚇得無法言語，還有全身發抖的老人家，他馬上就走到他們身邊，輕輕幫老人家按摩、握緊著他們的手陪伴著。

這樣的畫面映入葉添浩醫師眼裡，想起從五月六日出發到尼泊爾賑災，姪子總是默默配合、自動補位，再看到此時此刻自然流露出來的慈悲心，他只想跟哥嫂說：「放心吧，孩子真的長大了，不只能照顧自己，更能照顧別人。」

但是首次參加賑災就遇到那麼大的地震，會不會怕？

葉光庭醫師直率的說：「幫忙別人時，就會忘記自己的恐懼，當下真的沒有時間多想。」

為了安撫災民的心，志工羅美珠唱起了「Namaste、Namaste、Namaste……」，用當地祝福的話語來緩和眾人的恐懼，葉添浩醫師在一旁輕輕跟著哼唱，心中卻是百感交集。

「雖然我是個醫生，也不能只專責在醫療上、停留在醫療的本質而已，這次的賑災經驗對我就像一個試煉，提醒我更應該去學習這種膚慰人心的慈悲心。」

多學多做 自動補位

有位老奶奶的傷口面積頗大，需要定時治療與換藥，每天，慈濟醫療站還未「開張」，她總是早早就來等候。第三梯賑災醫療團接手時，則由被稱為「大小葉醫師」的葉添浩、葉光庭醫師為她治療。



當尼泊爾再次發生強震，賑災醫療團立即膚慰災民。圖為葉添浩醫師（下圖）、葉光庭醫師（上圖）安撫並陪伴飽受驚嚇的老人家。攝影／簡淑絲

但是每次換藥，傷口的疼痛對老奶奶來說都是煎熬，大小葉醫師一位負責換藥，另一位就負責哄著、安撫著。

「剛開始是滿緊張的，因為第一次出國賑災，不過有叔叔在，對我來說，多了學習的對象，也多了安定的力量。」

除了第一天較不熟悉，其實小葉醫師很快就進入狀況，在任何時刻他總自動補位做好每件事，看在大葉醫師眼裡，



大小葉醫師一起為七十一歲的阿嬤處理手部傷口。
攝影／莊慧貞

從不曾擔心過。他認為這個姪子小細節不用擔心，醫療的專業更讓人放心。

「我只有擔心他中暑而已。」大葉醫師笑呵呵的說：「有幾次看他的臉很紅，就一直提醒要多喝水，不要忙到忘了照顧自己。」

但小葉醫師「誠實」的說，到了尼泊爾開始做事情後，真的會忘了「自己」。例如醫療站開診前，他主動陪藥師及護理師一同將骨材與藥品分類好，一點也不感覺煩或雜，一心只想盡快做好。

「因為『武器』準備好了，這場義診的『仗』才會打得漂亮啊！」

不去限定自己的角色定位，什麼都能學、什麼都能做，是他對自己參加賑災的期許。但令他最佩服的，是叔叔的付出精神，大葉醫師的專長是外傷及重建整形，參與慈濟人醫會超過十五年，有

二十多次國內外賑災經驗。

「當醫生往往都會很忙，忙著醫療忙著研究忙著教學忙著很多很多事情，久了常會失去單純熱情的心；談到要去義診，真的會有千百個無法前往的理由。」小葉醫師不禁搖搖頭。「但叔叔不畏辛苦，總是期許自己能站在救災醫療的第一線，還自備齊全的賑災醫療包……像這次來尼泊爾，對於我有時不安浮動的心，叔叔的熱誠有著非常安定的力量。」

一念純真 一念慈悲

大葉醫師說自己在尼泊爾參加浴佛典禮時，唱到開經偈「百千萬劫難遭遇」這一句，澎湃激動到眼淚鼻涕都落下。因為在尼泊爾賑災期間有很多困難，尤其是行動義診時，山路非常巔簸難行，每天身體都極為疲累……賑災之路這麼

辛苦為什麼還要來？在臺灣在家裡待著不是很舒服嗎？

「賑災過程往往會是一場震撼教育，像山路崎嶇，路不好走是有形的，事情是無形的，這麼困難還是要來，正因為勇猛精進向難行能行走去，這樣的生命才可能突破和成長。」

所以對於年青人多出來參加賑災行動，大葉醫師非常鼓勵。唯有親自去體驗與經歷，才能見證生命另一層意義，這正是「百千萬劫難遭遇」。

「但是當我們一次次成長時，也不要忘記保持純真的自己。」

重災區梅蘭奇 (melamchi) 那些孩子們的天真無邪最讓他印象深刻。

「明明是初見面，卻很自然的拉著我

的手一起往前走，教我唱在地的兒歌，我們唱著、笑著，多美好的回憶；浴佛時，小朋友把每一盆淨水都沾一點在額頭上，用自己的方式在祈禱，多麼純真的虔誠。」

那些眼睛啊，一回頭，總讓他震撼，孩子們那眼神純真到如此簡單無染。

他在小葉醫師身上，也看到了這樣的細心善良、心念單純，「長大了啊！就算是長大了，也還維持著一顆純真的慈悲心。」

他認為純真的心念是一種力量，讓菩薩道上難行也要行；純真更是一種人生態度，他相信，這樣好的人生態度，正是幫助尼泊爾從悲慟裡復原的重要力量。



賑災團前往重災區梅蘭奇勘災，當地小朋友毫不怕生，天真的拉住葉添浩醫師的手，熱情為慈濟志工引路。攝影／蕭耀華



張恒嘉 臺北慈院副院長

悲心膚災痛

文 / 葉怡君

五月十四日清晨兩點，張恒嘉副院長與團隊抵達尼泊爾，小睡片刻就開始第一天的行程。

一望無際的小麥梯田美不勝收，曾幾何時平淡樸實的幸福日子，在大地震後全變了調。張恒嘉副院長一行人前往奇翠普郊區義診，因為是初次在這裡義診，吸引不少居民目光，得知慈濟要在此義診後，許多小菩薩主動幫忙，原本一塊什麼都沒有的泥土空地，一下子就成了行動醫療站。

義診第三日，張副院長與醫療團隊前進提米市 (Thimi)。「住在帳棚的災民與

年邁的母親，地震後睡在泥地上二十多天了，我和陳金城副院長兩人拿了福慧床就趕緊搬進去，不一會兒就搭好了，完成後他們雙手合十不斷感謝我們，眼淚潸然流下。一件小小的事情，他們卻很感動，那個景象撼動我心。」

在提米市義診時，隨著時間接近開診，越來越多的災民聚集在醫療站。面對此景，張副院長先請現場會說英文的居民協助掛號，話才一出，就有幾位青年人舉手表示願意幫忙掛號及翻譯，讓現場人潮變得井然有序，協助後續義診順利展開。

除了定點義診，張副院長也跟著團隊往診，「診療區是走得出來的病人，但往診就會看到令人難過的個案。有位婦女關節化膿感染，根本走不出來，幸好團隊發現她，花蓮慈院外科陳新源醫師與我合力幫她抽出血水，讓原本腫脹的膝蓋終於漸漸消退。這樣苦的人無法走出來，所以有福的人就要走進去給予幫助。」張副院長期盼尼泊爾早日恢復人間淨土之貌。

張恒嘉副院長為民眾看診。攝影／簡淑絲



蔡碧雀 臺北慈院護理長

安心的力量

文 / 葉怡君

「每天我都看到很多人呆坐在我們服務的定點外，沒有要看醫生也沒有特地要做什麼事情，好像看到我們就心安了。」回想這次尼泊爾義診的點滴，蔡碧雀護理長深感不捨。

有一次她和與花蓮慈院王志鴻副院長前往偏遠山上探視一名產婦，空曠的地上躺著一位剛生產完的婦女、無任何遮蓋，肚子上剖腹的傷口發炎，一旁放著裹滿布巾的嬰兒。看到此景，蔡碧雀相當不忍，檢查傷口後趕緊幫她擦藥以減輕疼痛。「當你看到一位剛生完孩子的母親就躺在空地上休息，那種畫面想都沒想過，更別說親眼看到了。當下我只想要盡量協助她。」

人醫會志工曾美玉師姊提出往診時一位懷裡抱著女嬰的母親的求救：「我的孩子才出生七天就全身長水泡，我到底該怎麼辦才好……」。由於這梯次的醫療團隊中沒有皮膚科醫師，蔡碧雀和醫師們討論但無法確診，趕快將嬰兒的照片傳回臺灣，最後在臺中慈院的協助下終於找到答案，原來嬰兒罹患少見的新生兒膿皰病 (Balloos Impetigo)，找到病



為了快速融入當地，蔡碧雀護理長認真的把幾句常用醫囑用羅馬拼音寫成小抄記下，經過反覆練習，在沒有翻譯志工之下，也能直接用當地語言告訴病患用藥方式。圖為蔡護理長向尼泊爾小志工開心展示她的羅馬拼音筆記。攝影／簡淑絲

因，大家總算能放下心裡的石頭，蔡碧雀立即將相關藥品準備好。

「在有限的資源下大家互相幫忙、補位，可以感受到團結的力量很不可思議，儘管彼此專長不同，但當每個人一起集思廣益時，總會找到解決辦法的。」

蔡碧雀很感謝有機會能親自到尼泊爾貢獻一分心力，更期盼災民能早日回到正常生活。

陳金城 大林慈院副院長

回歸簡樸心知足

文 / 江珮如

五月十四日清晨五點二十分，陳金城副院長帶著急迫的心情到達災區，希望能夠把握有限的時間趕快做事。到達曼索里帳棚區義診，開始帶領當地小志工排桌椅、擺設福慧床後，設立掛號處、看診區、給藥區、休息區等。而當地的公用廁所，在沒有水的情況下無法洗手，也無法沖水，蒼蠅滿天飛，衛生條件非常差，陳金城一整天忙碌的照料病人，廁所很少去，一天也只吃兩餐，他笑稱：「符合當地習俗。」

尼泊爾的這個時節又熱又乾燥，偶爾還會下起冰雹，要在如此特殊的環境下義診相當不容易。義診帳棚裡到處都是

沙子，醫生在看病時，臉上、身上都多厚厚一層沙，連桌上的病歷紙上也堆積著沙，眼睛也常被沙子刺得張不開；不僅如此，當地的空氣污染異常嚴重，但在氣候如此惡劣的情況下，大家卻都樂此不疲，歡喜付出，陳金城副院長一天就看了一百多名病患。

短短七天的賑災義診、發放，就在緊湊安排、隨時接變化球調整的行程中結束了。回想起第一天看完診後，病患都直搖頭，讓陳金城覺得很奇怪，不禁懷疑起自己「是看得不夠好嗎」？提醒自己要更認真看診。後來才知道，原來當地人的搖頭，意指「好了、滿意了」。

陳金城看見災民，有咖哩汁配白飯的一餐就如此開心，回想起自己小時候也是過著清貧生活，有一餐沒一餐的日子，但想想，人生應該就是要時時懷著一顆感恩、知足的心，一切回歸簡單、自然的生活方式。陳副院長說：「對尼泊爾的災民，接下來最重要的，是心靈的膚慰與關懷吧。」



陳金城副院長在曼索里帳棚區為災民看診。攝影／尼泊爾人文真善美

黃俊卿 大林慈院急診部副主任

能做盡量做

文 / 黃小娟

雖然不曾有過海外義診經驗，但黃俊卿救護經驗豐富，八八風災過後，嘉義縣瑞里山區道路中斷，黃俊卿曾經在當地村民協助下，徒步攀過大坵方處，進入缺水缺電的醫療站看診，為災民治療傷痛。

出發前，黃俊卿依自己過去的經驗及李宜恭主任的建議，準備了萬能剪刀、耳鏡、耳溫槍、手電筒、縫合包等隨身器材，另外他還準備了電解粉，只要加水即可輕鬆補充電解液，避免天熱流汗脫水，還準備了堅果，可在沒有時間用餐時補充熱量，最後果然都派上用場。

黃醫師與陳金城副院長一起前往巴塔普帳棚區義診，這時已是災後幾星期，前來看診的民眾多半是傷口縫合後需要換藥、追蹤，或是災後心理恐慌，覺得心悸、頭暈而來求診，或是呼吸道疾病、小嬰兒拉肚子等，幾天下來，原本即會多國語言的黃俊卿，也學會了簡單的尼泊爾話，再搭配肢體語言，便能做簡單的問診了。排隊看診的民眾總是大排長龍，他忙得沒有時間吃中餐，總是看到準備的藥物



攝影 / 簡淑絲

用完才不得不停止。回到飯店後，黃俊卿就到藥庫整理好隔天的用藥與醫材。

賑災醫療團要能在異地順利運作，需要許多人在幕後費心費力，黃俊卿醫師除了把握機會付出己能，也不忘以志工為師，「變化一出來要馬上應變」。他期許自己分秒不空過，把握時間能做盡量做，「因為還有很多人需要幫助」。



陳舜鼎 臺北慈院中醫部醫師

針灸療災傷

文 / 葉怡君 攝影 / 尼泊爾人文真善美

陳舜鼎醫師是慈濟賑災醫療團首位中醫醫師，出發前，陳醫師準備了近八千支四種不同的針、拔罐器以及貼布等醫材；然而他心中也擔憂，若是當地人從未接觸過中醫療法，會不會害怕治療？

「會痛！會痛！」從沒看過針灸療法的婦人抓住陳醫師的手，就怕針刺太深，陳醫師笑著安撫以降低她的恐懼感。這是他的第一位病人，因為肌肉痠

痛來求診，沒想到陳醫師拿出針，讓婦人嚇了一跳。但療程結束後，很快就一掃原本的不適感，讓她頻頻道感謝。

由於針灸治療方法特殊，吸引當地居民圍觀、嘖嘖稱奇。結束第一天義診後，陳醫師心裡想著：「會不會因為沒看過中醫療法，明天就沒有病人敢來治療了？」沒想到第二天才剛到醫療站，昨天來治療膝蓋的老先生就站在那兒等

老先生（左）經過針灸治療，膝蓋疼痛好很多，第二天趕緊跑到醫療站等著陳舜鼎醫師的到來。





小女孩親手送花給賑災醫療團成員；後排左起賴寧生院長、林名男副院長與陳舜鼎醫師（右一）。

著，一看見陳醫師，他高興的說：「我今天還要再治療，昨天回家後舒服好多，這扎針比吃藥還要有效呢！」聽見老先生的肯定，讓陳醫師安心多了。

還有一位老先生拄著拐杖來到猴廟帳棚區的慈濟行動醫療站看診，四年多前他起床後，右半邊的身體無法行動，現在更出現吞嚥困難的情形。聽到這裡，陳醫師判定是中風的症狀，老先生驚訝地說自己並不知道這就是中風。看著眼前的患者連自己中風都不知道，陳醫師心頭一震，替他們的醫療環境感到憂心，當下也運用各種方式幫他治療，原本只能舉到腰際的右手，治療後可以整隻舉起來，讓老先生好高興。

「他就躺在床上，頻頻喊痛，聽了很不忍心。」另外在格巴學院義診(Khwopa College)中，陳醫師看見一位癱瘓臥床的男士聲聲哀痛，雖然女兒陪伴在身旁但卻不知道怎麼照顧，先幫他針灸舒緩疼痛感後，拉開衣服卻看見大腿處有一大塊褥瘡，令人鼻酸。「見苦知福！臺

灣人真的太幸福了，在尼泊爾有很多人病況嚴重，卻無法得到治療，但我想這就是人間菩薩道，平常做的也是看病，只是當你走入這裡後，感受更深刻，需要救助的眾生真的很多。」

這次義診之行，陳醫師看到許多人全身痠痛無力、頭痛甚至是情緒不穩，看診時滿面愁容，這也是創傷症候群。雖然針灸不一定能夠馬上讓人從災後陰霾中走出來，卻是心靈寄託，讓災民可以感受到醫療關懷的溫暖。儘管病人一位接一位從沒停過，「我們帶進去的不只是緊急救難，而是在重建、陪伴他們的心靈。」

尤其是剛開始擔心災民對中醫療法能否接受，到後來許多人的回饋與肯定，又收到小女孩親手送的花，那種心情難以言喻。陳醫師很感動：「對我而言是運用專業為他們治病，但大家給我的回饋更多，是無法用金錢衡量的感恩之情，人心最純真的情感莫過於此。」



高瑞和 花蓮慈院院長

展歡顏的期待

文 / 魏瑋廷、尼泊爾真善美志工

六月十四日，慈濟賑災醫療團在尼泊爾邦加馬帝 (Bungamati) 義診時，一位婦人抱著兩個月大的男嬰來求診，孩子躺在媽媽的懷裡不哭不鬧，安靜得讓人擔心，原來小嬰兒罹患了先天性德國麻疹及巨噬細胞病毒感染，她抱著一線希望來求助。

花蓮慈院高瑞和院長評估：「肝有腫大看起來有黃疸，發育不太好，已經感染了德國麻疹，這部分幾乎沒有辦法，

但是細胞病毒感染的部分，還是可以試試看。」於是醫療團成員開始找適合的藥，但最後發現當地醫院並無這類特殊藥品，看到這位媽媽的期望和懇求，高院長馬上回報臺灣，請託下一梯次醫療團把藥帶到尼泊爾。

高院長圓滿階段性任務回到臺灣，臺北慈院徐榮源副院長與團員接力抵達，帶著藥品要來給小嬰兒，但此貴重的罕病藥物已趕不及搶救珍貴的生命，



高瑞和院長到艾雪莉家中探訪，當面了解其病情。
攝影／黃宗保



高瑞和院長在邦加馬帝義診時，為病患詳細檢查身體狀況。攝影／黃宗保

在他們抵達的當天，小嬰兒告別人世。徐副院長代表送上平安吊飾給小嬰兒的家人，遺憾地說：「這個藥，本來是要給你孩子吃的，孩子往生了，我們很傷心。」嬰兒的阿嬤哭了起來，她沒想到，眼前這群外國人竟然一直惦記著孫子的安危。

消息傳回臺灣，高院長想起那位媽媽期盼的眼神，想起千里送藥的這分愛心，難過之餘，也只能祝福他們。

而在高院長出發前往尼泊爾時，前一梯醫療團也傳回一個特殊個案的訊息。圖片中的十一歲女孩艾雪莉 (Ishwori) 因患有非常罕見的傅雷舍氏症 (音譯，Fraser Syndrome)，五官不太完整。他心中記掛著，希望能再仔細評估女孩的健康狀況。

當高院長到了尼泊爾去拜訪艾雪莉一家人時，出現在眾人眼前的她，穿著整齊制服，紮著兩條辮子，正準備去上學，醫療團的到訪，讓父母很開心，但艾雪莉雖然乖巧的配合各項檢查，看上去卻是面無表情，因為疾病的緣故。

天生的唇裂與鼻子變形，讓她在在一歲半與兩歲時，分別接受唇顎裂矯正與鼻翼重建手術；右眼珠完全萎縮、左眼僅剩些微視力；上頷骨萎縮，造成眼眶下掉，左眼又因長期無法閉闔，缺乏眨眼

等角膜濕潤功能，有輕微感染……

檢查之後，高院長還是有些欣慰：「聽力、嗅覺沒有受到影響；至於最令人擔心的智力情況，初步評估也正常，尤其艾雪莉的數學很厲害喔！」原來，為了了解她的學習狀況，高院長還特別請她拿出學校的作業本，逐一翻看，發現艾雪莉認真好學，成績也不錯。

回到臺灣後，高院長儘快就艾雪莉的病況召開醫療討論會，希望找到最佳的治療方式，讓病況不再惡化；同時間，在尼泊爾的醫療團也帶著艾雪莉到當地醫院進行評估就地治療的可行性。

高院長回想起，那一天檢查結束後，他們陪著艾雪莉去學校，下車後，他很自然地去牽艾雪莉的小手，卻被她悄悄躲開了。高院長突然想到，有位訪客為艾雪莉照了張拍立得，她盯著自己的照片看了好久好久，接著，就躲開了高院長想牽她的手。「那張照片，是不是不經意讓艾雪莉起了自卑心呢？」高院長有些心酸的想。

震災的發生，讓貧病的家庭更為辛苦，不論如何，慈濟賑災醫療團接力幫助每一個需要救助的個案；雖然小男嬰沒等到藥就離世，但高瑞和院長有信心，大家會為繼續為艾雪莉尋找最好的治療方法，期盼能見到她展開笑顏。🌱